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七回 眾百姓大鬧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撫

卻說馬榮正要掀那轎簾，那幾個轎夫，聽了此言，趕著喝道：「你這人沒肝量，皇親國戚，汝等可亂著的麼！莫要動手，你冒充撫院的差人，先將你打個半死。」馬榮哪裏睬他，見他來阻止，隨即高聲喊道：「你們眾人前來。這轎內明是懷義！」此時喬太、陶乾，以及書院皂役，全圍將上來。狄公也就上前喝道：「汝這兩人受誰指使，裏面究是何人？本院的聲名，汝等也該知道？且從實說來！」四人見是狄大人親自前來，這一嚇魂不附體，也不答應，趕著便轉身逃走。早有差役並陶乾等人，每人上前揪住一個。馬榮把轎簾掀起一看，正是懷義，隨即命人將原轎抬起，回轉衙門。狄公隨即來至轎門，升堂審訊。此時王毓書早帶了許多百姓，在衙門哄鬧，說：「懷義如此不法，小民受害不堪，若今日不將他斬首，我等拚死在此處，看巡撫大人如何發落。不然我等到午門去了。」當時正鬧個不了，忽見狄公回來，許多人揪了轎夫，抬了一乘轎子。狄公在大堂坐下，命人先將轎夫提案，陶乾一聲答應，早將四人在案前跪下。狄公喝道：「汝四人好大膽量，敢在刑部衙門，去劫欽犯！左右先將他們重責一百，然後斬首示眾。」轎夫聽了，無不魂飛天外，連忙在下面叩頭不止道：「此事非小人之意，大人若將小人等斬首示眾，皆有老小，那就活活餓死了。此皆刑部武皇親，命我等將懷義抬出，送入宮中。若半途有人詢問，便說是他夫人，因此小人方敢如此。現在大人若將小人們治死，豈不冤煞！」狄公道：「胡說！武皇親乃是朝廷的大臣，奉旨承辦此案，未經審訊，何故把他送入宮中？這明是汝等不法！」那些百姓，聽了此言，無不齊聲說道：「世上有如此壞官，一味偏護情面，不照顧百姓！我們也是民不聊生，不如到刑部，將武承業揪出打死，拚作死罪。」說著，一哄而去，皆到了刑部衙門。

此時武承業正命人將懷義送入宮中，預備哭訴武則天，商議個善策，將這事完結。去了好一會，直不見原人回來。忽聽門外如鼎沸相似，無限人聲，蜂擁而來。正是詫異，命人出去探問，早已外面有人來報道：「現在許多百姓，將大堂擠滿，說大人將懷義放去，半路為百姓攔住，逼令狄大人帶了回去。說大人徇私賣法，不將懷義治罪，他們便要哄堂到宅門內來，與大人講論。」武承業聽了驚道：「我將懷義送入宮中，正是想他躲藏，請武后傳旨釋放，那怕狄仁傑再為認真，也便無事。誰知又為眾百姓知道，現在帶至撫院衙門吃苦，明日老狄定與我有一番糾纏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喧嚷一聲，早將暖閣門擠倒。只聽百姓喊道：「他是刑部，理該為民伸冤，何故私放懷義？他既徇得私，我等便打得他！橫豎民不聊生，打出禍來，拚得將我百姓殺盡了，好讓和尚為皇帝。」說著已來了四五□人，見了武承業齊聲叫住。承業見動了眾怒，不敢出去禁止，正要由旁邊逃走，早為一人抓住。接著上來五六人，你打一拳，他踢一腳，早把武承業打得頭青臉腫。承業深恐送了性命，只在地下求道：「諸位百姓，我定將懷義嚴辦便了，你們意下如何？千萬不可再打！」內有幾個做好做歹的人說道：「你們權且住手，等我向他說話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還同他說什麼？他不顧我們百姓，百姓要這狗官何用！」武承業忙道：「這位百姓，要說何話，武承業總尊命如何？」那人復又將眾人止住道：「你既為朝廷大臣，昨日白馬寺的暗室，以及李氏碰死。皆是你哥哥親目所睹。你也不是狼心狗肺，何故因一個和尚，如此枉法？今日你要活命，除非你將狄大人請來，在此公同審訊，定成死罪，所有白馬寺的暗室，一概拆毀，我眾人等便隨時散去。若非如此，我等逃不了毆辱大臣的死罪，你也休想活命！」武承業見眾人洶洶，不敢答應，忙道：「我聽汝等所言，立刻請狄大人去。」隨即命人拿帖子，到巡撫衙門。一面命人到各衙門送信，以便帶兵前來，將這乾人驅逐，為首的治成死罪。那些眾家人，領命出來，分頭而去。

先說狄公見眾百姓到了刑部，當時他就退堂，仍將懷義交巡捕看管，四個轎夫錄了口供，交差役帶去，自己在書房靜候。過了一刻，忽見巡捕帶進一人，到了書房，取出一個帖子，向著狄公道：「刑部武大人，特命著差官，請大人趕速前去。現在百姓鬧堂，萬不得了，若再不去，便有大禍！」狄公故意說道：「此乃武皇親自不小心，乾犯眾怒，我現為他已受累。自從聖上將懷義交他審訊，此事已是不乾我事，忽然百姓鬧至轎門，說武皇親徇私枉法，把懷義釋放，逼令我提獲，只得同他前去。遙想斷無此事，誰知走到半途，百姓已將轎子掀開，將懷義抱出。彼時面面相覷，只得將人帶回，虛問一堂；誰知轎夫說明真情，乃是武皇親將他釋放，所以動了眾怒，到刑部衙門而去。此時來請本院，本院何能前去？又未奉旨會審，若皇親不能制度百姓，反說本院有意把持，越阻行事。此欺君之罪，如何能當？」那個差官見狄公不肯前去，趕著說道：「此事武大人親命來請，現有名帖在此，豈能致累大人？務懇大人前去一趟，不然百姓鬧出禍來，在京皆遭其累。」狄公道：「本院未曾奉旨，萬不能去。汝何不到武三思處那裏去報信，請他去排解，不然便將懷義請你帶去，看百姓如何說項。」那個差官，怎敢答應將懷義帶回，豈不為眾人打死，只得退了出來，飛奔回衙。早見合城官員，帶著許多官兵，擁在門口，隨即分開眾人，擠入裏面。只見百姓高聲喊道：「武承業，你這狗頭，還調兵來恐嚇我們！」說著許多人上前，將武承業舉起，向外說道：「汝等若進這門來，便將他請你開刀！」眾官員見了如此，哪個還敢動手，連忙說道：「汝等權且放下，命兵退了去便了。」武承業已嚇得尿滾屎流，滿口喊道：「諸位大臣不必進來，且等狄大人來發落。」

正是擾亂一堆，那個差官只得說道：「狄大人不肯前來，說此事不關已事，又未奉旨，不能越阻而謀，現在已經為大人受累。說為眾百姓在轎門爭鬧，並擬將懷義送來，仍聽大人審訊。」武承業還未開言，只見許多百姓說道：「巡撫大人如此偏護？他如送來，一齊將他治罪。」說著復又爭鬧不已。武承業趕忙喊道：「此乃他不肯前來，非關下官之事。諸位百姓，便將下官治死，也無好處，何不仍到巡撫衙門去，向懷義理論。」眾人罵道：「汝這奸賊例會推諉，狄大人不來，乃是怕你謊奏朝廷，此時這許多官員在此，為何不令他們前去同請，用這些兵丁來嚇我何事？若再不去，我等爽性不畏王法了。」說著兩人將武承業舉起來，頭朝下腳朝上，如同捧流星一般，摔來摔去，把個武承業摔得頭暈眼花，如豬喊相似，直是亂叫。眾官見了如此，真是進退兩難，欲想上前阻止，反怕送了性命；若待不去，武承業又亂叫。適武三思此時已來，只得高聲叫道：「我與眾大人一同前去，汝等可勿動手。」眾人道：「限你三刻，不來便摔。」說罷，咕咚一聲，摔於地下。

武三思只得領著眾人，飛奔而去。到了巡撫衙門，也等不及巡捕通報，直至書房而來。狄公見眾人到此，知是乃為懷義的事件，不等武三思開口，忙道：「這事叫下官怎樣？眾怒難犯，這許多百姓，來轎門哄鬧，設若激出大變，下官怎擔任得住？令弟乃承審大臣，為何又將懷義釋放？四名轎夫，異口同聲，皆說刑部大人指使的。不是下官虛張聲勢，懷義幾為百姓治死。現在貴皇親前來，下官適巧得以解脫，好者是聖上命令弟承審，將人犯請貴皇親帶去，免後百姓又來此地亂鬧。」武三思見狄公用這封門的言語，忙道：「大人乃是先皇的老臣，久為小民信服。現在舍弟命在頃刻，務請大人前去一行，先將懷義的罪名定下，好讓眾人散去。隨後若開活懷義，再為計議。此時且看一殿之臣的情面，免得釀成大禍。」狄公連忙言道：「貴皇親豈不害殺老夫！令弟審訊，乃奉旨而行的，老夫前去，乃是越分。設若聖上說我多事，那欺君專擅的罪名，那還了得？貴皇親尚要原諒，此事萬不能越。」武三思道：「大人此去，救我兄弟之命，聖上知道，一正要加恩，豈有問罪之理？」狄公道：「任憑諸公言語，老夫不敢違命。可知人心總難問，現為此事，已受累不淺，設事後奸臣妄奏一本，說我唆令百姓，大鬧法堂，將懷義搶回，那時聖怒之下，如可辨別？豈不反送了性命？諸位如果要下官前去，且請在此立一憑單，將武承業如何私自放懷義，為眾百姓哄鬧法堂，以致來請的話，寫成憑單，各位簽字在上面，老夫或可前往。不然事不關己，何必多管。」武三思明知狄公有心推辭，只得依他，匆匆忙忙寫畢，許多官員皆是武氏奸黨，全行執押在上面的，然後狄公同眾人，乘轎坐至刑部。

百姓正在那裏說：「武三思未曾去請，大約也躲避去了，不然此時也該來了。他把我們作叛民看，待用兵來挾制我等，便摔死他再說。」說罷一齊吶喊，如潮水湧來的一般，頃刻又把武承業頭朝下，腳朝上，當流星摔。狄公趕著上前，搶到裏面，高聲說道：「汝等在此，還要為王李氏伸冤，還是趁此作亂？」眾人見狄公前來，齊聲道：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誰人沒有身家性命，

何敢作亂？只因平日為這般奸黨，虐害生民，奸淫婦女，已是民不聊生。昨日王毓書媳婦在白馬寺自盡，乃是大人同武三思搜查，彰明較著，罪無可逃，為何不將他問罪，反交刑部裏來，被這狗官，將他私放！不是我等聞風前來，豈不又漏法網？如此發落，百姓焉能安處？此時既大人前來，只求將王氏冤枉伸雪，懷義治罪，我等情願認大鬧公堂之罪。若不這樣，斷難散去。」狄公道：「本院既到此地，汝等尚有何慮！立刻會提懷義，汝等且將武皇親放下，方成體統。似此哄亂在一處，尚有什麼上下？」百姓道：「此地萬不能審！懷義到了此間，我等不能時時看守，若他晚間仍然放去，至何處與他要人？若要審問，仍到巡撫衙門去，方妥當。」狄公聽了此言，故意說道：「汝等為何如此橫暴？武大人乃奉旨的欽差，豈能到巡撫衙門審問？如此次再行私放，汝等皆向本院要人便了。」隨向武承業道：「貴皇親，今日下官前來，可知要將懷義的罪名擬定，不然，下官也承任不起。」武承業此時只想眾人走散，無不滿口應允，說：「大人為下官做主，無論如何，一同奏知聖上便了。」當時百姓聽了他如此說定，方將他放下。

狄公命人去提懷義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